



## 迟到的收音机

□王晓林(四川)

转眼间,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,他那慈祥的面容和温暖的声音始终萦绕在我脑海里。每每回到家中,总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,令人无限惆怅。对于父亲生前留下的东西,也无意打理,不愿触及内心深处的伤悲。

几个月前,因住所变动,我才努力平复心情,开始翻箱倒柜逐一清点父亲的遗物。无意中,我发现了那台袖珍收音机。当打开包装时,仿佛时空裂开,将我拉入记忆的深渊,混乱的思绪中逐渐清晰的画面,让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。

2010年7月13日,父亲从重庆新桥医院转至大竹县人民医院,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。凝视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,我心中充满忧虑,不知还能陪伴他多久。除了深深的疲惫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。父亲的整天都在病房中度过,他孤独地看着窗外,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,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。亲朋好友只有在规定的探视时间才能进入病房,陪他说话,与他交流,为他带去些许慰藉。

没过几天,在向主治医生了解病情时,医生告诉我们:对于病人来说,药物治疗和营养补充固然重要,心情疗法也不可小视。我突然想起,父亲这些年有听收音机的习惯,何不去买一个来给他解解闷,或许能缓解一些病痛。于是,我急匆匆地赶到商场,精心挑选了一台小巧玲珑的收音机。

当我匆忙回到父亲的病床边,将收音机轻放在他的枕旁时,父亲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,接着却摇了摇头,摆了摆手,表示不想听。我心中暗想:现在不听也无妨,待父亲康复出院后,收音机仍能派上用场。然而,这个愿望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击碎:父亲的肺功能严重衰竭,必须依赖外部氧气来维持呼吸。在父亲的坚持下,我和弟弟签署了同意书,医院迅速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。术后,父亲完全失去了说话能力,细菌感染极为严重,导致全身浮肿,随时可能陷入昏迷。父亲将所有力气都用在与病魔抗争上,哪还有余力听收音机!

握着父亲的手,看着刚买来的收音机,我不禁回想起上大学时,父亲为我购买收音机的那一幕。

1993年9月6日,父亲送我去四

川外语学院报到。到学校后,他喘着粗气,跑东跑西给我办理入学手续。安排妥当后,夜幕已悄然降临。用罢晚餐,我们在校园里散步,随时能听见从收音机里传出的外语发音,清晰而流畅,这让我羡慕不已,父亲觉察到了我的心思。“同学,收音机是自己买的吗?在哪里能买到?”在得到答案后,父亲立即转过头对我说:“看来,要学好英语,不只是笔头,还要多听多开口,我也要给你买台收音机。”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父亲已快步朝专销部走去,紧随其后的我,望着父亲瘦弱的背影,心中一阵惊喜,但更多的是愧疚。走进专销部,工作人员推荐了几款收音机,父亲反复比对,最终购买了一台价格适中的收音机。我深知,父亲一向生活节俭,对自己总是格外地“抠门”,但对子女从不吝啬,宁愿自己少吃或不吃,也绝不会让儿女们挨饿受委屈。捧着收音机,那一夜我辗转反侧,暗自发誓:一定要将父亲无私的爱转化为学习的动力,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完工后,伴随我多年的收音机也光荣“退役”,我将父亲的“心意”留在了老家。母亲离世后,在整理她的遗物时,父亲偶然发现了那台被遗忘的收音机,他像对待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拾起,装上电池,竟然还能正常工作。自那以后,那台收音机便成了父亲的忠实“伙伴”,成为他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一次,我前往父亲的居所探望他,只见那台收音机搁放在桌上,没有声响。父亲说:“你来得正好,帮我看看收音机是哪里出了故障。”我小心地拆开收音机,仔细检查零件并重新组装,但仍只发出“嘶嘶”的电流声。“很可能是老化了,有空时我给您买一台新的。”我脱口而出。父亲接过收音机,将它擦拭得一尘不染,然后用皮套仔仔细细包裹,珍藏起来。

然而,我给父亲的承诺终究没能兑现,总是以工作繁忙为由,父亲也从未再提过这件事。直至父亲弥留之际,我才买了这台收音机,但为时已晚,父亲一次也没有听过。这台收音机成了我未尽孝心的遗憾,现在想来仍追悔莫及,那没有及时兑现的承诺,也成了我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痛。

我的外公,曾是重庆水泥厂一位普通的搬运工。那时水泥的运输,大多是靠人力在长江边上搬运装卸。外公因常年从事体力劳动而显得身躯有些佝偻,可是那单薄的身躯里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,让他支撑起这个家,养育五个儿女成人,将一家人环抱于他强劲有力的臂弯之下。

我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,他亦是我心中最敬爱的长辈。隔代的疼爱呵护,让我如一只小鹿般度过愉快、纯真的童年,让我无数次逃脱妈妈的呵斥与惩罚。

幼时,我和妈妈住在外公家,前面是堂屋,后面是厨房。堂屋外是个小坝子,门口有盘石磨子,逢年过节,外公总是耐心地坐在石磨前,“吱吱呀呀”地推出好吃的豆花。厨房出去的后院,几条小道通向四面八方,外公带我去观音桥老街上买零食;去学校操场荡秋千;去大马路上等候下班回家的妈妈。

年迈的外公最爱在阳光明媚的下午,放一把竹藤椅在坝子里,然后呼唤我的小名,“快来,帮外公找找倒睫毛。”我乖巧地坐在外公的腿上,明亮的大眼睛仔细审视,小手灵活地翻开外公的上眼皮、下眼皮,然后帮他刺入眼睑内的倒睫毛轻轻地扯下来。外公舒服地闭上眼,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石磨旁那棵黄葛树,照在静静依偎的一老一小身上。

外公最大的爱好就是抽叶子烟,一根长长的铜制烟杆,因为常年的摩挲而光亮通透。他总是慢吞吞地放卷烟,慢吞吞地打火,慢吞吞地吐出烟雾,慢吞吞地跷起二郎腿,享受于他而言轻松惬意的这一刻。这根烟杆可是外公最得意的宝贝。有一次,顽皮的我趁外公睡着时拿起烟杆玩耍,一不小心,烟杆顶端打在外公鼻梁上,他猛地睁开眼,一看是我,脸上蓦然升起的怒意马上消失。

外公的鼻梁因此青肿了好多天,我被妈妈狠狠骂了一顿。瞧,我是外公最喜欢的外孙女哟,比他的宝贝烟杆还喜欢,我对外公的依赖也越发加重。

小时候的我,调皮顽劣,经常因为作业没完成而偷偷溜去玩被妈妈责骂。每次妈妈下班回家,让我跪在小板凳上,竹板还没落在我身上,我就故意大哭起来。外公闻声而来,一边把我从小板凳上拽起来,一边说妈妈:“你不回来,人家玩得高兴得很,你一回家,就把人家吵得瓜兮兮的,多大点事嘛……”妈妈瞪我一眼,只好放过我,自己去厨房做饭。

外公没读过书,他唯一会写的也就是自己的名字,可是他对子女的教育却甚是严厉,家境并不宽裕的外公外婆,让五个儿女都去上学。虽然帆布书包是大的用旧了小的用,衣服是大的穿了缝缝补补后小的穿,可是他们的书包永远是整洁的,衣服也是干干净净的。儿女间争吵斗嘴,也时有发生,但更多的是姐姐对弟弟的爱护,妹妹对哥哥的尊重。街坊邻居提起外公,也总是竖起大拇指。

有外公在,我们这个家就有温暖和凝聚力,儿女如天空的星星围绕在如皎皎明月的外公身边。每年春节是我最高兴的时候,一家子全部都回到家里,哪怕再远的路程,再有不得已的理由,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回家,吃热热闹闹的团年饭。到了晚上十二点,一大家子全站在前院,漫天的烟花映得天空绚烂多彩,外公那满脸层层叠叠的皱纹,也在烟火璀璨间熠熠生辉。

外公最后是因为肺癌去世了。他走的时候,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我。他在病榻前拉住我的小手,也不说什么,只是看着我,无神的眼睛深处却似有一簇烛火。当时我虽然年纪小,却也隐隐约约明白外公的意思,他希望我好好的,希望自己最疼爱的外孙女好好的。我只是把脸贴在外公手上,仿佛又回到一老一小相依偎的时刻。

外公去世后,家里就逐渐冷清,外婆也瞬间老了好几岁,再也没有了和外公争吵时的生气和锋芒。而我们这一大家子,春节团圆时再也没有聚齐过,总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来不了。我也渐渐长大,再也没有小时候热烈盼望过节的心情,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怀念外公在世时的那些年、那些日子。

我很少梦见过外公,因为我知道,他一直住在我的心里,从不曾离去。瞧,那个身穿深灰色中山服的老头,手拿一根烟杆,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,脸上的皱纹如一朵秋日里盛开的菊花。

都市慢生活

凤凰

星期五

2025年4月25日

□主编:郝 勇  
□责编:三 梅  
□编辑:王雪莉

生活

3213456266@qq.com

08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 尽在南门口